槐野先生存笥稿

槐野先生存笥稿敘

敘曰文章關乎氣運信然哉夫以龍馬星象無煩藻繢之奇書契漸興炳若日星之燿欝而始暢有開必先遘非世隆與隆則文章繫之乎是故代際淳庬文絕脩靡之態時

趨綺麗辭乖古雅之遺遡自
西漢文爲履端史稱其渾朴
温厚炳焉與三代同風尚矣
迺延歷以來紛糅波靡炳蔚
風雲之狀雕繪月露之形淺
夫掇彩徒擬其英華哲匠研
眞必窮於膚澤詎知銜華佩

實言簡意該無取雕琢自成

奇偉者乎秋

明稽古右文斯道大闡譬日月之麗天山河之煥綺超乘而工爛乎域中然猶拾排諧之剩瀋咀波流之餘唾瓌詭傷氣縟繡掩骨即使聲詩摛翰

徒競秀於片言苟其錯出兼
長尤難工於具體粵惟北地
崛起日月重明左輔代興山
河益潤於時
肅皇御宇海內雍熙先生簪筆
龍池視草鳳閣鎔治墳典翱
集雅謨文非騷選班揚不歷

於思詩非曹劉李杜不注於
目由是隻詞傳播咸歸遷史
齊衡一韻甫出共羨少陵讓
采寧非志以定言獨鍾間世
者歟先生鄭人也余代
狩三秦駐節華下望龍門而太
史之氣猶新履函溪而功曹

之風儼在朕後知先生之文
濬發有自矣夫先生志存用
世詎曰立言天假脩齡何難
大受即其論要害於九有譚
疾苦於四方較若借籌明同
觀火至夫南倭北虜時切請
纓內警外訌常懷按劍遐想

慷慨之氣再惟深遠之謀異日者倘改職授任當與梓里汾陽焜燿後先矣又奚翅軼遷史之雄詞步功曹之雅韻已也芳規既遠遺編猶存讐校未精流傳更訛玄象南史先生甥也接跡玉堂醉心緗

帙窮蒐廣詢雖斷簡必收旁考互訂即一言務信遂稱完璧亡復逸珠誠執苑之苦心左輔之功人也披閱再四寔獲我心遂㩦渭南王令捐貲募工付之剞劂庶幾正始復還玄風再睹後之觀者景先

誥而徵文獻不亦全盛之遺
響乎哉余識懸半豹竊窺一
斑聊弁數言用紀歲月云爾
王令名九叙肅寧人起家進
士政惠而文故以茲役畀之
萬曆乙巳春
賜同進士出身山東道監察御

史

欽差提督南畿學校前奉

勅巡茶巡按陝西翰林院庶吉

士睢陽後學黃陞撰

渭上後學南居業書

槐野先生存笥稿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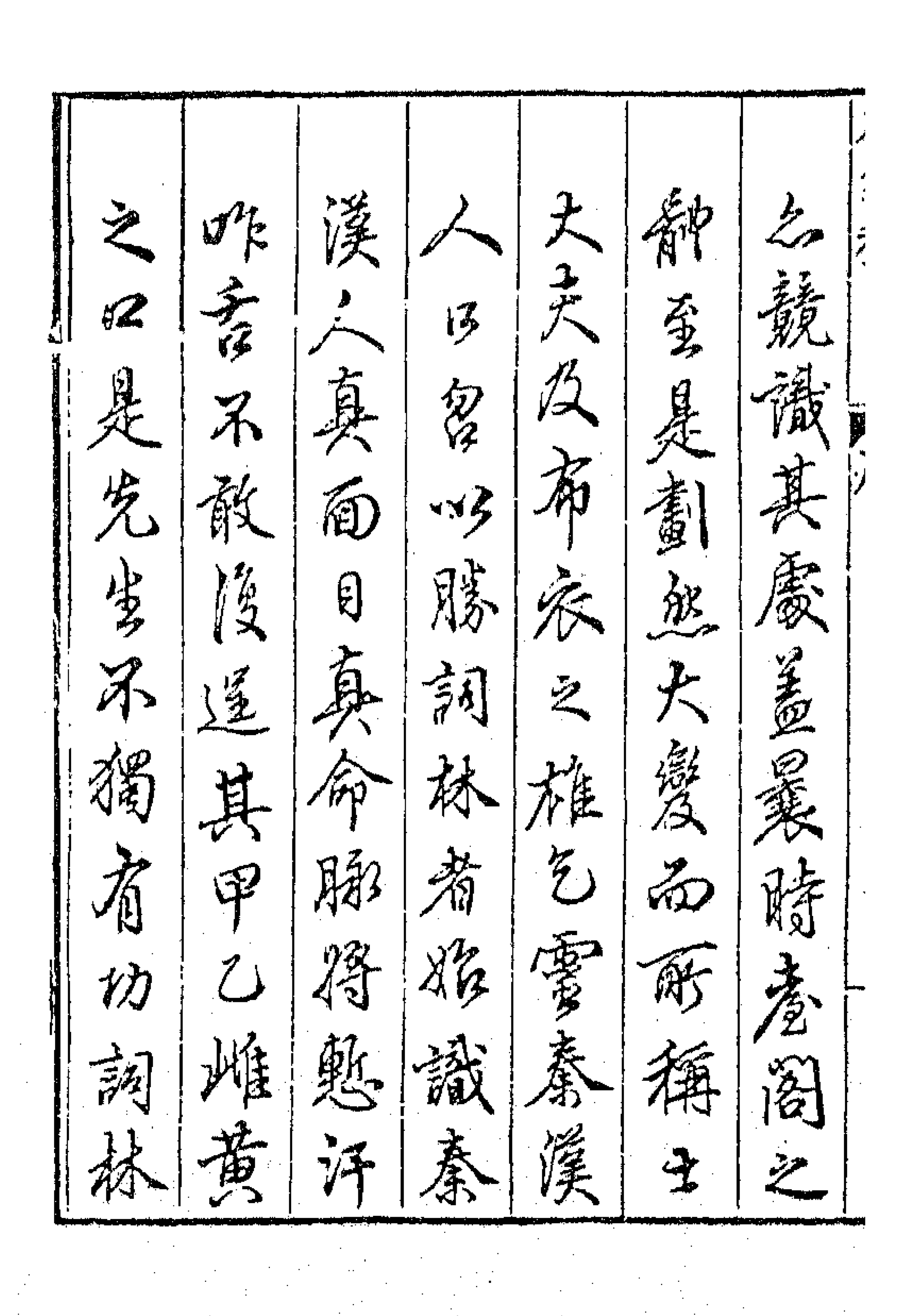
海內以作者鳴代可睹也其爲學士家所北面莫若空同氏次則推轂槐野先生爲人者皆關中產云先生初入中秘已奮志千秋之業文不屑舉東京以下語詩不屑舉大

曆以下語一時脩文之士無
不心伏願為之下而聞有謂
文須含蓄要所事尺寸古人
也者先生獨不謂然洎在史
局引繩操墨彌入神化無一
結撰傳布薦紳間人人膾炙
薦紳大夫時有贈送非得先

出擲管人不以為華也其為
一時所尊向若此蓋嘗考覽
國初時臺閣文體類尚明析暢
達而其為詩亦沖夷俊爽頗
備遵宗人而士大夫不在館
閣及布衣之雄率乞靈秦漢
人口宮與詞林爭勝者其所

作大都剿畫俊穎剽竊影響
競相塗抹漸入支離即所稱
海內七子非不高自夸詡然
自歷下琅琊而外孰能為詞
壇執牛耳者嗟嗟難言之矣
先生嘗探古人文規子長詩
宗少陵今其言具在言司馬

則司馬言杜則杜妙契環中
神符象外試取先生所著雜
寘子長少陵集中惡知夫先
生之非子長少陵也又惡知
夫子長少陵之非先生也譬
之韓幹畫馬曲肖神情又如
胡寬營新豐井市宛然雞犬


之競識其處蓋曩時臺閣之
靜至是劃然大變而所稱王
大夫及布衣之雄氣雲秦漢
人以習以勝詞林者始識秦
漢人真面目真命脉將懸評
咋舌不敢復逞其甲乙雖黃
之口是先生不獨有功詞林

抑且有功於履綦履漢諸君
子詎非藝苑之前茅而名世
之間出者哉先生生志在經世
慷慨有大畧嘗
世廟時天下多事先生撫掌論
説具有石畫藉令得一當其
勳樹必有可紀顧以調歷不

得住他事又畀世不竟其材瑩瑩以空文垂於世夫使先生以空文垂世而世必洗以空文知先生非世道之幸也先生存笥稿二十卷初刻於閩中又刻於吳會偕虞侯後刻於魏博增續稿九卷差備

矣又虞訛證太史南玄象氏
先生館甥也博采精讐合之
共得三十八卷復謀於侍御
黄公鋟梓而虞郁之而屬不
佞爲之敘太史以左輔名家
公爲古文辭而侍御以博雅
好文故於是編加意表章若

此詩不云乎高山仰止不佞
擇里後進仰止先生舊矣然
因太史之請輙述文體代變
之故并先生所為韓轉元運
者以告同志倫海內有共此
炙嗜者乎幸勿以不佞之言
為誣也

萬曆乙巳初秋日

賜進士第中順大夫詹事府少

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東宮日講官設糊後學王圖撰

濠梁後學朱宗吉書

槐野先生存笥稿序

古文詞自空同先生振起握槧者葢人人希心㐫京大曆而上矣顧沾濡漸靡舍神師貌襈剽裂成章以為奇絕而不顧其安精氣黯索味之若陳紅然追槐野先生鼉起心

弗善也迺一切脱去榛楛惟
獨以神情符契百世工鴻裁
短什直追子長少陵之軌矩
庬森栗猶之大匠營搬左尋
引右繩墨中處焉以役群工
髙深狹濶之制犂然有條而
阿房之巨靈光之巍不事跡

襲無不可為何者操其方圓
圓便之圓方班之方而締構
自已也焉用跡襲蓄文有法
有法法不得其法法而蘄法
之若於是乎有拾瀋誠契其
法法且不煩繩削而自合即
子長少陵文藪詩史寧直得

之言泉毫素間哉彼其周流窮攬形勝謠俗古今成敗備囊括之而後乃馳騁諸家吞吐歷代其善陳時事情不忘君而後渾涵汪茫千彙萬狀聲稱到今先生事親孝服官念孜孜

王室窮究世故鴻猷巨典吏治
民隱士風夷情方輿嗜向疆
塲大計具有碩畫成算鑿々
當窾其胸次醞藉誠足嬈埒
往古故其摛之詞渾々噩々
方圓曲中其則琅函奧典搴
茹酉穴之菁嚌啜百氏之胾

而朝華是務謝膏馥為盡袪所謂得其法〻者非邪是以典午江左語自不能措其毫端竊嘗譬之貞松古柏黛色龍鱗而蘺落閒卉植失其斐奮溟海曾淵勢且浴日月王百川而尺寸波瀾當之却其

淪漪始與空同先生並垂不
朽哉然空同詞氣倜然機鋒
橫溢猶時徑率亢厲而先生
沉厚雍穆意趣翩翩在文之
內又在文之外是集也於
昭代掊詎容多屈哉學士大夫
挹味者衆固嘗三四編之梓

矣然漏遺叢襍豕亥時不免
玆先生甥玄象南先生鳩蕺
穮蓘精摩詳訂衷白王先生
為敘而傳之豈不焜燿一時
而舄奕千載者哉將敎青玄
象先生顧蒙曰吾鄉詞林先
哲之集之傳子安可以無言

弘遂忘其區𨶒輒以夙所
窺先生者爲之敘云

萬曆乙巳孟秋之吉

賜進士第翰林院檢討徵仕郎

闕門後學盛以弘謹撰

渭上後學南居仁書

槐野先生存笥稿原序六首

姚江孫陞南京禮部尚書

世稱三秦多豪傑本其山川絶奇自空同李先生以論著高一代華州槐野王子接跡而起兩人者皆人傑云王子拜南京國子祭酒入關省封樹會關中大震王子殞于家嗟乎王子產二華之隩區所云嶽降不虛矣而地折山崩與行會豈非地紀絶而人傑萎邪余同王子舉進士爲史官日聚著作之庭獨與王子語合退朝輒相與就舍持文墨議論中夜不輟以爲常有故則走豎子挾策進之務相攻錯瑕瑜不掩

乃若揚榷古今得失郎王子所膾炙余卒有味乎其言使余不當于心則王子業巳彈射之矣王子爲文法司馬遷詩法漢魏其爲近體法盛唐尤宗杜氏少陵居常好深沈之思務引于繩墨必結搆中度而後脩辭初王子屬辭藻麗學士往往稱之及其治業益精去彫敝尚玄素聞者譊譊持可否兩端王子執余手語曰衆言淆亂余且不能自堅使余一意脩古而無郤顧者公之力也薦紳大夫乞言王子者日益衆王子不喜卑論必求合于作者之軌然後受簡書之嘗與余約曰文章不朽盛事乃今酬應不給無所發

明何以徵後世顧擬古詩篇目與公共賦之務竭精殫思一當漢魏比就業相與定其是非他日成一家之言則以是載首簡中庶幾有足徵者矣乃王子卽世余竊恐其所著書不存乃今得其遺書笥中無所失獨無所謂擬古者有志而未就惜哉要以所存者徧讀之亦旣足傳矣余不敏惡能定其文顧王子有成言不欲倍故爲之裒次得文若干卷曰存笥稿則王子所自名云爾陛曰余觀作者之林其長短較異卽能屬書摛詞而發詩不振抑或以近體取重古體詘焉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非虛語也獨空同先生得

其具體王子與之後先入室皆得擅塲即關中多材賢此兩人者豈易得哉王子旣博學多識與之抵掌論事四方疾苦九邊要害又可坐而策之曾不得終其天年功用未起命也王子質行載本傳中不具論論作者之志如此嘉靖丁巳三月

蘭谿鄭本立陝西巡按御史

余自有識以來即聞海内有王槐野氏玄覽博辯善爲古文而其人奇偉不群慷慨有大節私甚慕之迨入仕奔走塵途愧未識其面去歲抵京忽報槐野沒矣頃之濫役關中過華山存問其家亟索其文讀之

果與昔聞不異因信槐野人品之不群當如其文之不凡也攜入省把玩不忍釋去方謀校錄適李翁先生自數千里外以其善本至繁祛類析益復精粹矣遂檄督學李子校之西安劉守刻之焉刻之者何爲其可傳也曷爲傳之嘗聞君子不知其人則視其友不詳其行則考其言昔蘇子美沒後其友歐陽子敘其文而錄之蘇氏之文遂盛傳于世何者天下固重子美而尤信歐陽子也今觀槐野之集文追子長詩擬老杜體裁格製迥邁時輩而要其大意率多右正嫉邪揚媺刺慝時決胸臆以啓不平曲爲引譬以發

奇思炳炳鏗鏗聳人觀聽眞所謂擲地有聲入土不蠹其視子美信足並駕齊驅矣廼李翁復爲之敘錄東集焉譬之梁璆泗磬楚錬吳鉤雜然並陳而辯識品題之者則博雅君子也人有不信其爲希世之寶者哉然則是刻成使天下由是知槐野人品之奇由是知李翁友誼之篤文獻足徵而古道不沒其于風教亦或少裨矣夫寧獨以其辭而已邪嘉靖丁巳五月

濟南李攀龍陜西提學副使

余觀大宗伯孫公所稱祭酒文章法司馬子長氏其

然哉今之不能于長文章者曰法自己立矣安在引于繩墨即所用心非不濯濯唯新是圖不知其言終日卒未嘗一語不出于古人而誠無他自異也徒以于長所逡巡不爲者彼方且得意爲之若是其自異爾柰何欲自掩于博物君子也關中故多文章家即祭酒在著作之庭且三十年爲文章其用心寧屬辭比事未成而不敢不引于繩墨也且三十年爲文章其用心寧屬辭比事未成而不敢不引于繩墨原夫法有所必至天且弗違者乎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假令祭酒爲文其微辭美事一不得其所置豈揚雄劉

向所稱實錄者也大宗伯又言祭酒與北地李獻吉氏接跡而起以爲祭酒重則是稿也海內學士大夫受而讀之者將益重子長之爲文章而引于繩墨宗伯有力矣乃御史鄭公按陝以西諸郡稱采風使者還且　奏之則又謂攀龍在左輔有祭酒于文章往往紀列國家大典而抵掌談四方疾苦九邊要害奉胡言胡奉倭言倭卽欲聞時政不亦輶軒所載者哉乃若其詩則大宗伯所稱李獻吉得其具體矣吾重傷著作者之志因幷錄焉攀龍得以具論二公所取祭酒者如此也嘉靖丁巳十月

曲梁王一鶚建寧府知府

槐野先生存笥稿梓于姑蘇士大夫購之者恒慮弗獲予獲而誦之悚然嘆曰關中形勝峙華帶河古稱百二先生寔鍾其秀故其氣節發于文章誦之者卽如振衣華嶽泛楫河源矣因攜入建安建安潘尹先生之門人也又從而梓之以廣其傳噫嘻有道華陰瞻華嶽睹河流者其如見先生也邪嘉靖辛酉六月

渭上南軒吏部文選郎中

槐野文集舊名存笥稿初刻之長安者乃嘉靖乙卯地震後得于散袠中僅十之三四蓋惜其遺者多矣

故未加選焉無何刻之吳下雖少加裒益顧其時遺
者尚未盡出也無何復刻之建寧又即吳板而翻之
已耳觀者卒嘆其非全書云隆慶庚午余養痾里中
遍諮姻舊得遺文若干卷參令李男師仲編次成袠
顧娓娓𢥞𢥞廑溷無能廣厥傳焉萬曆乙亥余讀禮里
中會大中丞右坡董公嘉惠斯文表揚前哲固雅珍
兹集者乃遺書議梓事且謂文貴精不貴多益選焉
以傳蓋誠愼之也余不自揆輒取前數刻幷遺文訂
加刋定總得若干卷以往未及鋟梓而中丞公陟三
邊督府尋且逝矣嗟乎文不易傳若是哉戊寅會督

學鼂軒李君行部過余談文事慨然欲成中丞公志余輒更加訂正因紀歲月于末簡嗟乎立言之道豈易語哉余曩讀書中秘得侍大宗伯季泉翁教聞其嘗與槐野公約為擬古著述未就而槐野公溘焉脩文郎矣假令至今存世即詞中所收諒不止此或又自加潤削未可知也余於是曠然有感于作者之志焉是故閱其文若詩卓關化理當于世教者錄之不則詞調雖古雅姑置之以竢大方君子訂焉或欲究其所詣則前諸序跋盡矣余復奚言哉嗟乎余嘗觀于季泉翁所編談秇集又慭然有感于作者之志若

矣於是挈其原刻之半蓋皆喫緊切磋者謂足訓友誼耳豈曰文詞爾邪乃余猶慮閱茲選者徒以文槩人也故又以狀志附焉大都欲令後之覯者知槐野公之文章事業皆未竟也已嗟乎余復奚言哉萬曆己卯三月

同郡劉士忠江西道御史

故國子祭酒王槐野公者余里先生也當肅皇帝朝以著作雄一代即單辭小牘出人無不習而誦之迨先生沒宗伯孫文恪公爲裒次其集若干卷以傳乃習而誦者愈益衆集始梓于關中而吳而閩無不

手梓者益先生集行踊赫號之直且驟而數倍矣顧文恪公裒集時菫得先生文若詩十之七其三尚未發笥余生也晚乃幸以枌榆故得寓目珍錄家藏比叨理中山諸宗識往往遺去書就錄其覆撿會關中版亦漶漫不可讀乃清豐尹君東明徐君雅重先生文因謀付剞劂幷原本彙梓之爲前集者八爲續集者四總爲帙十有二庶幾有以窺生全矣工竣二君以先生文屢更傳寫譌且落者相踵乃遣使自數百里外持集屬余校而序之余不獲辭敬爲手讎少正其訛即不能言言而校靡一謬然視昔則有間矣至

若先生文及詩其品隲在學士大夫行履具本傳又大都見孫文恪公序中余小子復何言雖然余讀先生全集數過乃識其所爲大者因稽古人以明其志云昔徐庶嘗事先主矣操執其母以要庶庶不得已去劉就曹比且行而以孔明爲卒建興蜀之業夫全其親不弃其君其忠與孝何其偉也先生當乙卯歲之十月聞母劉太孺人遘癱悪遂徬徨懇疏乞養會以遷官便道歸省行次華山下虔告嶽神願代母令青着其躬未逾月先生即遭地震之變劉太孺人疾尋亦愈壽竟躋八旬嗟乎念誠代母神即令之代此

非謂孝子奇節邪乃先生所舉文武士凡幾百人萃斌斌當　國家實用且嘗欲西接宣大東連山海爲邊千二百里令修築墻垣亭鄣星聯不斷每百里爲一軍練習拒守分番乘鄣諸凡禦虜之計甚辦而當其時人固未之與也今且三十年所矣北虜款塞一時謀人國者果自宣大薊遼東西相接築墻建臺夸峩雄固虜亦環顧股慄不敢敗盟乃其策則自先生預發之矣可不謂忠哲之遠謨哉夫虜究母以生而功著薦賢先生代母以死而功著策士若先生者則徐庶之烈忠孝之槩也豈徒炫空文以自見者比

邪此其志微其事竒人固莫有發者余不敏敢以所聞于長老併集中所載掇其大者論著之焉萬曆己卯八月

附録四首

孫王倡和集序

東海何良俊翰林院孔目

孫王倡和集者迺大宗伯季泉孫先生與祭酒槐野王先生倡和之作也良俊讀二先生之詩見有倡和諸篇喜其音調之同謹爲録出銓次如左序而刻之夫詩之有倡和其古賡歌之遺乎爰自明

良喜起之歌聲于虞庭嗣是有魏太子西園之詠唐中宗時群臣有臨渭亭昆明池諸作其後則元白同殽于朝皮陸振響于野雖其格之高下詞之醇駁不同要之君臣則上下一德朋友則彼此齊契然後可以並陳叶奏無相奪倫不然則魚目與揀珠同握嫫母共西施比肩其精麤妍醜能不較然矣乎若我二先生同在翰林力以主張斯文爲已任講求研究獨主旁搜盡古人之能事而析其中凡有篇什其取材駕格命意鑄辭必求至當之則加以句洗字鍊窮妍極工如射者張侯挾矢期

于破的至于頓挫倒插之法又皆古人不傳之秘二先生專精苦思得之意匠而他人則槩乎未聞者也槐野專主于杜其力稍勁季泉則旣備風骨復多俊語而應制與五言之作尤爲擅場則以主于杜而旁出于王右丞故也今觀集中諸篇工力悉敵正如諸葛武侯與司馬宣王治兵渭濱相持歷年營壘巍然時以奇兵相角威力不挫而疆圉各全豈非千古勍敵邪誠秇林之極則　昭代之盛事也良俊謁選吏部時首蒙季泉先生賞識及官南翰林孔目槐野先生方掌院事實二先生門

生故吏先生以艮俊稍知文事每晨見必劇談常至日旲故親承音旨爲最多槐野一日語艮俊曰夫七言之有杜如至圓不能加規至方不能加矩今人多不喜杜詩此何故邪艮俊曰先生重風骨故喜杜今人多重藪調故喜錢劉錢劉之詩流麗動人然一誦則興象俱徹矣豈如少陵深厚雋永邪槐野首肯之槐野曰余綴文置五簿必五易簿稿始定李泉先生曰自余初入館時即與槐野期共砥礪每成一詠互肆譏評或有一字不安即時拈出者或有全篇抹去者或槐野詩先成余作繼

出槐野覺不敢卽弃去更綴者嗚呼人但見二先生之作爲近代絕唱然孰知良工心獨苦哉昔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邪世共宗詠以爲名言二先生虛懷能受合符子建故其所造幾與同風推而遂之雖周孔之業可致也世有隘心自是者得聞二先生之風則豈特爲騷壇之助而于世教不無大禆也邪嘉靖庚申四月

上元許穀南太常寺卿

談秇集序

談秇集者往大司成槐野王公與今大宗伯李泉

孫公並游翰署交訂秇文其所往來之簡牘也頊槐野公遭關中地震隕去李泉公傷之既褒其遺文及所倡和詩序而傳矣再檢篋中得談秇舊牘若干首恐其放失復萃而刻之益彰雅道存交誼云李泉公近以示穀且命序諸簡端若曰秇義甚長談何容易向吾二人之論文也各相攻錯瑕瑜不掩往來簡牘最夥余簡當在槐野家計變後毀矣乃槐野遺余簡遭海上多故亦不盡存近掇拾止此追惟良友遺墨不忍漸滅亡也吾將托之梓人子吾二人同梅且稱同調安得無言穀三復久

感羨良深乃叙曰秇文之道緣情體物立則孔昭揚芬極玄含指寔輿矧夫片詞旣吐駟牡奚追斯言苟玷千古弗化故選義考辭雖由于染翰指疵摘疚寧無待于盍簪乎昔子輿立會文之撰忠告居先宣尼論取友之益直諒称首豈非多聞善道哲語易求互擊遞攻讜言希覯也哉然必深詣乃可證體虛受庶幾入聖使取舍之權衡未定彼已之芥蔕猶存則持論或乖取譏作者受言倦改竟坐迷途以此談秇不旣遠乎穀觀二公各挺英姿並探文窟精嚴有則旣夙蘊于東南宏肆不羈遂

鷹揚于西北方當釋褐之初即結如蘭之契旣而同升玉署對草瑤篇異議不諛侃言非忤嘗曰濡毫是秇詣極斯深把臂皆朋規瑕乃益若文不逮于西京詞不宗于漢魏近體落開元以後即援筆窮年終非正法吾二人盍努力圖之務成一家之言可也於是每搆一篇必相訂正不欲師心務求合作公暇相過或夜分不去有事則走童子持尺書以代面今觀篋中所載其揚休頌藻舉非溢美可以毋論至于批駁或至數番較量僅止一字不以讀告相嫌豈曰微瑕遂貸益志追先執力登彼

岸穽傷詆斥無從詭隨厥意遠矣自非質臨上知
識邁時賢卽慕切偲之義安能篤行不厭至是乎
善乎于建之言有曰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
人譏彈其有不善應時改定夫文至子建亦云美
矣猶以才不過人喜聞利病由斯而談賢豪所見
豈不古今同軌邪以故名高一代名擅八區雖云
文同金玉宜爲世珍其鎔鍊砥礪得之麗澤者亦
甚厚矣世有敝帚千金明乖反視入宮見疾志在
相傾誠覩斯簡必有惝然自失者然則李泉公刻
茲並傳其補于斯文不細豈直歎罕生之不作慼

惠子之知我而已哉嘉靖庚申六月

匪懈稿序二首

長垣李化龍河南提學副使

世傳槐野公詩學杜文學馬遷總其實不然夫豪傑之生不數數也蓋亦上關天造下毓地靈河山之粹氣凝而結之以散条揚精輝暎當世寧以世代相假借乎夫海內之州九雍冀稱上游焉終南鄠杜翕陰吐陽太華之巔呼吸通帝座黃河破積石下龍門貫二華而東九折入海其高明融朗騰躍逢浡峩峩乎淵淵乎洵天下之極觀已夫地之

大者其殖產必豐不爲物異則爲人文甫生杜陵遷生龍門槐野家二華之下俱西北產也故其氣凌厲而沈雄俱河山之精也故其致高朗而博大俱全盛之代所孕也故其文逕十門匠萬有發洩吐露而猶若有餘天籟自鳴日華自燿各極其致以鼎峙終古豈相學哉且夫天地之靈氣亦二五之所吝也吾讀遷史愛其宏肆倬詭然好奇而不攈實子美興寄之什忠君愛國有足多者而歎老嗟卑亦時有之往往消壯夫之氣槐野亢厲守高斬斬自信其傳節比義若立萬仞而俯八荒由是

觀之彼且將絜長度短爭勝前人而狎主齊盟者
豈天地之氣必千百年乃一全洩之邪乃世儒猶
多其說是謂華學山而高河學水而大也失其理
矣槐野存笥稿久在世間人多知之寮長蓮洲氏
特出其所藏匪懈稿相示益公掄士乙卯所擬制
義程式半世所未見者余正苦士子以剽竊相高
謂砭之者無如茲製乃請刻之澤宮而序其所以
如此蓮洲于公爲宗孫兄弟翩翩雄長秇林夫子
長腐少陵餓嗣人亦鮮有聞者槐野雍容廟廊爲
世鼎呂其後復爾余謂天地之氣旣久乃全洩之

也果不誣也夫萬曆戊子八月

宗孫王庭譔翰林院修撰

此先大司成槐野公典試順天所爲録也稿曰匪懈則其所自名者云録至今且三十餘年而人之所傳而尚焉者如新也顧録弗可遍傳其序若策雖附在存笥稿中而費檢閲經書義九首表一首則未之載也至聖壽策一道肅皇帝曾覽而亟賞之特降御扎問出何人手會先太史郎世不敢以亡臣應而假之同事者故集中不以傳其事甚秘人莫或知之家兄宦遊梁園一日寓書譔

曰先太史公匪懈稿一帙吾且圖壽之梓人矣於可引其端譔曰録者録士之文也而主司代爲之者懼其弗中于軌而示之程也假令録出而先自不可以訓則士將何程以今觀先司成公所爲文也其發揮理道揚㩁古今崇論谹議浩氣偉辭江河不足以踰其決雲霞不足以擬其變讀之令人躍然喜融然思爽然自失也而卒不見其有炫焉自賈作意上人之態則以其醖藉深而不爲文藻所驅使耳今之習博士家者不務多讀書厚涵養而徒剽竊古人緒餘甚且掇拾二氏咳唾以競奇

釣詭于字句之間而遂囂囂然曰我能勝人矣於戲此文之所由敝而士習之所由壞也是録也可以訓矣是烏可以無傳萬曆戊子九月

梘野先生存笥稿原序

槐野先生存笥稿總目

行狀
志銘

槐野先生存笥稿總目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一

左輔王維楨著　館甥渭上南師仲編

疏三首

疏

乞送母疏

臣陝西西安府華州人由進士授今官臣故貧年二十背父獨母劉氏躬拮据之勞教臣讀書自蒙

錄以來臣母凡兩從臣就養京師每于大官分餼得
具嘉旨大庚常祿得易穀紵以奉親悅體則何者非
聖恩哉顧臣母離背鄉閭尋踰四稔懷憂致疾歸心
甚切始臣有一弟三妹父既歿弟及二妹相次夭折
獨遺一妹嫁爲儒生妻甚困臣母痛死者衆著于心
不可解而嫁者又離隔久每有感觸淚輒數行下然
念臣濫竽在列狗祿代耕口不言歸而心欲之抑鬱
既久心火上炎乃齒痛如撼不可忍兩頤墳起形神
損消至減常食之半臣憂之爲致醫藥母乃曰我安
病但令我歸家見我女兒可自愈顧安事醫藥乎

聞之五內動搖亂如紛絲痛母有懷不疾發令及于病至傷神易老也臣今者蒙 詔同脩 大明會典職在纂述大者標提綱要次者刪定舛複斟酌損益皆心爲之臣之方寸今爲亂矣猶能操鉛槧守職業哉今京師距華州可三千里中經黃河風浪太行盤紆此路故稱難行重以杪秋霜露裓徑跋涉險艱必臣與俱臣母始歸之便臣查得本院脩撰沈坤編脩高儀等往以送母請俱荷 恩綸允放臣與二臣事體相同伏望 皇上憫臣私令得比于二臣送劉回籍依限前來供職臣母子志遂諸礙俱釋冀有所論

定著之版策以繹舊業答 明恩臣亦故有痰疾盤結心脾氣平則伏一觸輒發至不任念甫就館局有憚勞之嫌不敢言去今臣母旣懷歸如此臣又憂惶甚卽若不歸臣母于危也伏惟 憐察臣不勝感激仰祈之至

乞終養疏

右春坊右諭德臣王維楨謹奏爲比例終養懇乞聖恩俯順私情事嘉靖三十一年正月內伏蒙 聖恩陞臣右春坊右諭德署掌南京翰林院事臣在任已經二歲至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內復蒙 恩詔令

臣同坊管事臣以重玷班行再瞻 闕廷為幸而又以古之人臣聞命不俟駕之誼為懼既得報十日乃即束身奔走累繭重胝期造 闕下行至歸德府地方忽得臣母家書臣長女夭折臣母坐失愛孫過慟而有傷暨臣且歸相視臣手書驚悼五內震迷臨路踟躕莫知所向臣竊覯 陛下體察群臣不遺幽賤臣抱區區若此或蒙 曲賜乃遂取道回籍問慰臣母臣母見臣抱持涕泣臣仰視慈顏大異曩舊再覯行步漸覺龍鍾當是之時臣固有終養心久之庭闈相依情事稍定臣復以治裝趨 召告臣母因請臣

母與俱臣母默然無以應也居頃之臣又請又不應
臣於是再三請臣母乃言曰汝不見我老而衰邪往
吾居南京而苦思還歸者不獨以水土異耳老故也
今又堪北走乎臣以爲人子之事親違親之所欲與
强親之所不能皆不得爲孝臣於是解裝罷行思以
披肝膽陳丹素上干　聖聽而猶復逡逡至淹日月
者竊幸臣母萬一聽臣以故悠悠而抵于今耳非敢
盤桓有他幾望也臣伏自循念本乃草野陋儒自荷
聖明拔擢簡置詞曹已二十年矣雖嘗出入承明驅
馳南北曾微叄伍滴伎之奏鉛刀一試之長程功課

食不如庸債乃今輒爾請告臣愚之俛首捫膝惶愧若厲顧獨無奈其私款何也且臣母今年七十有一臣今年四十有八既乏糞土之息又鮮兄弟之聯獨有一女今又失之即今臣割情膝下趨而奉 召則朝夕省侍屬之何人兩地相望轉成疾疢此臣所為迴腸痛骨而不能已于言者也伏望 陛下矜憐烏鳥之情將臣所奏 勅下該部查照翰林院脩撰林大欽終養事例為臣 題覆俾得退依家園躬親菽水則臣母意得志快算數且增凡由今以往之年皆陛下之賜也非臣剖心磨踵所能 上報非臣燥吻

乾曆所能詠歌唯有瞻　天叩首仰祝　萬壽而巳
緣係比例終養懇乞　聖恩俯順私情事理為此具
本專差義男王梁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勑旨

再乞終養疏

奏為母病危急懇乞　天恩俯鑒下情亟　賜終養
事臣于嘉靖三十三年六月內自南京回籍十一月
內差義男王梁奏為比例終養懇乞　天恩俯順私
情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該部以臣不係親身
具　奏於例不合不為題覆至嘉靖三十四年五月
內該部移文催臣赴任臣念人臣之義貴在奉法文

書到臣未幾何時臣卽辭別臣母單騎登途當是時臣母雖老然尚猶無恙也六月二十一日臣入京朝見私計以爲身既到此如例具奏庶幾得諧始願侵尋而至八月忽奉上命令臣典試秋闈及事既竣臣私心時時萌動然以沾戀闕廷未敢言去乃今月二十日忽得家書內稱臣母於九月二十八日偶中風濕半臂不隨口眼喎斜語言形貌俱變常素而飲食又日減一日臣既鮮兄弟而得子又晩方在襁褓中止有一妹嫁爲同里生員東萸妻今書東萸所作也具述臣母病勢危急醫藥罔効又寄書人

屬臣同里臣母又親見其人于榻前屬之曰其語吾
兒可急歸視我言之再三臣讀書未畢驚迷仆地不
知所云竊惟凡人患中風者尚延時月苟得醫調治
猶有十一二可復今臣守官在茲即有骨肉親屬代
爲醫治終無以慰臣母之心伏望 皇上察臣憂惶
無聊之情 勅下吏部放臣回籍迎醫和藥侍臣母
病苟幸調治有功臣母能復如常則 天恩渝浹眞
謂吹枯回生臣之感戴隕首剖心不足以明報拜手
祝天不足以盡私也再惟臣母衰年嬰疾事變叵測
而中懷疑懼誠不忍言以故得書之夕舉燭陳詞號

一哀鳴于　君父之前倘令臣旦夕得歸臣不恤霜露期以旬日可見臣母于膝下惟　陛下憐察臣不勝瞻祈懇切之至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一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二

左輔王維楨著　館甥渭上南師仲編

序一十三首

序

順天府鄉試録序

今年乙卯順天府鄉試迺我　皇上龍飛之第十二科也考試官諭德臣維楨侍講臣煒皆以　上命至

同考試官進士臣復臣潾知縣臣孔墀教諭臣應和臣樞臣梅臣棟臣大魁臣成式皆以聘至監試官御史臣蕢臣俊皆以　請至其諸執事人衆則皆府尹臣燿府丞臣鏜辟至而臣鏜則職在提調董一切簾內外事先至諸臣咸至矣既分之而各執乃事矣臣乃進提學御史臣馬三才所選士及諸曹六館所選士三試焉乃復加志掄選錄雋者一百三十有五人焉士既錄簾內外諸臣始相見乃喜而相慶曰嗟乎良哉選也藉是可以報　天子矣然臣維禎顧有懼焉今者臣手錄以獻之　上也色勃勃而不能持足

盤盤而不能前誠懼之也臣聞之往古士有才賢而不獲進有司罪無赦進矣而才賢者不果効有司之罪亦無赦何者不智之故也今夫所貴乎樹木者樹松栢也其次樹桃李松栢可材桃李華悅人所不足不任風雨然不與荆棘倫矣卽若不意松栢化而爲桃李桃李又化而爲荆棘持是以譙呵樹者則樹者口噤莫爲應彼其初固嘗植之也夫樹人亦類乎是者臣恐其或類之也故懼臣關中人也頃者臣自關中來而渡于孟津見有轉大木于河滸者前呼輿謳後皆應之木翩然如馳焉當是時也卽有齊謳郢調

吳歈越吟與夫激羽流商之奏截雲下塵之曲悉末之用矣臣以此則歎以爲侈言無當而繁華沒實故今校諸生之文則直掇大指而棄其雕蟲竊有悟于轉大木之事也旣行而及燕趙之間則今　畿內地也在昔燕趙之間猶多奇偉倜儻之士今其人已往其彀猶存也臣乃傾步躊躇于境上者久之即其人雖不純于先王之道然以効節不顧身盡公而不狥私固亦有足多者焉今此諸生以誦說詩書稱引先王則人人能矣令之受事而奇偉倜儻之氣如彼何故臣猶願諸生之慕之也今　國家建都于燕四

方春贄納貢之臣繈屬而至其諸齒角羽毛百物珍異皆　御府所餘常山在其右遼海在其左厥形險固造物者故設此以作藩垣又　國家所有然所貴者唯獨節士之幹與忠義之腹耳異日者諸生誠養有節士之幹而懷忠義之腹則臣且望下風而拜之非拜諸生也拜節士與忠義之夫也臣列在交戟之內最久竊覸　陛下之神明天授之也即如一日之間　國家之大議凡幾其大事凡幾然事皆柄于前知而議皆成于　立斷諸司　奏疏而得報者咸抱疏吐舌以為弗及今此諸生豎儒耳豈能奉脊求

哉然臣私以爲世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所求
者博所取者微也若是則臣乃敢以諸生　進矣而
卒慮乎奔走之或後也故事士旣錄順天府有宴宴
諸生諸執事皆在焉臣將挾持前說須詣宴所一一
爲諸生道之且因以爲勸焉而先以謁諸同事諸同
事曰夫勸也若是而止歟於是臣應之曰諸執事亦
嘗聞里父之醮子乎里父之醮其子于客位也爲之
具三加著誡詞備矣客曰且更有加乎里父曰無以
加也曩吾父所以醮吾者固若是止矣今吾所以勸
諸生者固吾昔所受于先達先生者也錄將　獻臣

宜有序引其端乃謹具其始末如此云

武舉録後序

今年庚戌天下貢武士于京師維九月實當會試屬虜警至有司以　天子命且舍而逐虜俟而虜遁比十月有司復以請乃試臣維楨濫耦臣瓚而典是役事竣亦宜有序序曰臣自守官史局得以覽稽祕書紬尋往蹟睹于近事則深歎國士之難焉昔我　成祖之都燕也虜酋徙幕而北絶數千里猶尚以爲肩背之患興師窮追至南望斗杓而還當是之時士大夫以狥國爲榮保軀爲辱猛氣英毅振于殊俗矣正

統初虜復入寇頼二三驍將銳身與戰虜遁創弃去
竟不更來綿歷而及弘治正德數十年間即有烽燧
猶之蠶電飈風倏起倏滅士大夫以為亡足憂於是
左干戈右文墨與時恬嬉曰有餘佚斯視軀重矣
皇上神武燀赫同符　成祖自嘉靖來虜何嘗敢窺
關南須緣邊候稍懈奄焉擁入奄焉竄逝彼仗鉞登
壇者豈少乎卒莫有摧輪而笞其背者則信乎狥國
之難也臣嘗攤卷品士時則仰　天祝曰是安得狥
國之士而收之哉誠歎之也夫保軀之與狥國不可
同日語矣士不免蹈此者何耶士有三北不識形便

與敵相迫者非金鼓之殺在耳弗審利害者非拙騎射者非如此則保軀之士衆而狥國之士鮮矣臣以故按依舊令偏主射技射中多者即文不副射收之文而能陳形便指利害射又中者亟收之凡以冀狥國之士出不至爲奔北保軀者等爾夫臣之于君譬則手也夫手上以脩頭下以脩足蜂蠆傳體則搏而扞之臣奈何獨自保哉故壁壘盈郊烽火相燭臣不謂懼猲奴魁健日厲兵馬而謀南向臣不謂憂臣所懼而憂者惟不得狥國之士奮距先登佇名王執貴人連綴而獻之　闕下爾誠令在收者有若人焉則

豈惟　宗社是倚亦臣之所大幸也臣竊見　皇上
加意邊庭思得猛士以寓托之來始一日釋于懷臣
令收者若干人劒斷割則知利土驅使則知賢苟稍
稍任用斯辨之矣今有賣珠于市者華其櫝而中亡
珠貿人以爲美攜歸而啟視之則嗒然嗟焉臣懼其
與是類也惟任之哉惟任之哉

南宮奏議序

上即位之十有五年制度儀文漸已還古乃復欲創
未有起未振備一代獨偉之觀然典在禮官當是時
介谿嚴翁爲宗伯始也而宗伯明經術習今昔之故

然又達情與權明年丁酉　皇太子生天下咸悅遂
請正號　東宮順衆望定國本從之其年會議討安
南稱不貢也則討以爲且須文告不聽則伐之無遽
勤兵于遠戊戌　上欲尊稱　文皇帝爲　成祖
獻皇帝爲　睿宗必祔之廟又舉秋享　明堂以嚴
親配諸大議皆下衆恐乃悉議如禮咸以爲難已而
大行章聖皇太后祔顯陵　上痛甚爲條悉事宜展
孝思焉先是二月　大駕幸承天以南祔故宗伯從
計畫甚夥具大狩條中其年　大享殿肇工殿取明
堂之意而異其號制則頗采部議用之又言官以故

禮部侍郎薛瑄從祀請下議未一罷之翁言獨多瑄
辛丑　宗廟災　上趣有司更起之則告費鉅民困
宜順變緩圖以安衆心許之是歲也安南聽始謀果
降乃奪國號貶爲安南都統司給印如禮部議壬寅
虜大入寇山西叅將張世忠與遇戰死之白爲立祠
旌忠勸餘者將由是奮虜去不更來其秋　上詔宗
伯爲大學士兼領禮部如故癸卯侍郎呂公柟卒于
家請謚與葬不報呂侍郎者有道仁人也翁疏列侍
郎美甚衆願得請比崔文敏公甲辰　宗廟新復從
古制宋翁論也凡此皆見南宮奏議中翁在南宮所

進牘且千數不具論乃論其著者故宰相得撰見
天子召對他即大臣不召翁爲宗伯乃數入召見與
宰相比言多所匡正其事秘莫爲傳獨聑聑在人聽
睹者如此刻焉王維楨曰余聞之故老云仁哉　孝
皇帝當乙丑選士也私籲于天願天畀眞才裨國用
者是時嚴翁應選中夫念誠好賢乃予之賢豈可常
哉乃後遣今　天子與知其才委任焉遂竭忠盡智
若此惟盛世典章寔藉用明往代莫比爲傳稱好賢
之利不于其身于其後人信然哉語亦有之對木者
託對殺者肥小言可以諭大而人君惟在對人

制府奏議序

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有若松石先生者今晉太保刻司徒務官南京云先生蒞邊越四稔若所駿竪若所鴻謨咸載奏議中原州兵備副使滇南李君乞集于先生所刻之居無何李君去會東山紀君至刻始竣事遂稱制府奏議云議盖凡五種君子觀之有五評焉評曰輕車踰險强弩貫札增陴拒衝浚塹戒襲胡戰弗克胡守弗堅若言邉備校古宜今威戎扞虜則南仲之謀也顧惟覫餉屈之進有後憂夫烏獲猛矣使枵腹而操束薪且弗勝也况捧千鈞若言邉儲殫

精竭慮危陳愁論則葛亮之忠也虜寇我圍爲甌甚鉅小入小挫大入大剿遠乎庚子之捷百七十年僅此一睹若言邊功褫魂奪膽坤威生氣則衛霍之勇也功雖細必錄罪雖眇必罰賞非濫罰非近苛若言舉劾獎猛勸良策駑磨鈍則小白之公也今者天子嘉其勞士紳讓其美三陲頌其德四域流其聲炳乎煌煌赫赫焉盛矣先生遜弗處也若言陳謝都名如繹辭能如捨則淵禹之虛也門人王維禎氏聞之曰夫五言者確矣無遺厥本乎乃遂申曰予觀松石先生殆執誠體國不二其德者乎夫九信而一違難

以語誠始守而終渝難語不二故誠百嘉之宗也不二萬事之紀也君子而有所封立無務于穀色無變于頹壯兢兢屹屹奉以終身然後稱于世而列于不朽之塗矣先生之制軍也患敵若癬恤士若子苦顏悴形人皆信之年踰六袠服官三十餘禩乃愈益約躬勑度長筭却慮戚戚焉惟社稷之大計是圖靡惰志焉諸葛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先生當之所謂誠不二耶所謂不朽所謂本耶季世滋僞士皆務華標而疏于實蹈群群然緣土冊而行江河也不慮其殆如先生者豈非鮮哉愚昔秖役西土獲謁先生

于轅門乃遂徧觀營械親聆機譜咸鑿鑿如集中所云未始飾情張僞以炫已震代也嗟乎誠哉紀君以使來徵序愚具所論復且綴曰先生姓劉氏楚之麻城人也緒閥之其遠祖在唐宋朝有官經畧有官制置今先生以大司馬兼都御史制軍務實總兩祖之榮纂百世之休矣語云將相無種其不然哉其不然哉

陝西奏議序

侍御雙溪張公有陝西奏議一帙刻之臬司傳之大夫士或問王子奏議者何曰人臣將　天子之命于

四方四方有事條而　上聞　天子曰可則行否則止故奏議者啟　宸聽而達幽遐者也稱陜西者何雙溪按陜西條聞者陜西之政他無與焉稱陜西志專所也剡而傳者何序有之涇野先生曰範後之有事西土者也範者何爲其辭辯也爲其畫當也辭辯畫當者傳乎夫闡幽昭故稽之在辭對大濟艱本之在畫言弗中款謀弗投機奏于　天子天子弗聽弗聽弗敢行由是志抑靡究變日益滋是故鄭人脩辭周士好謀一時稱之後世傳焉是議也狀淑慝則循覈而得貌陳利害則披文而見情述因革則纖委而

易感談天人則悚惻而難忘厥識玄玄厥論秩秩讀之者矍然興不寐之懷焉斯其辭不亦辯與議中皆鉅事而其建事也執符于往度參變于今規劃正于中庸會通于衆論章章纚纚炳炳爛爛卒之威揚紀振蠹抉豪摧關以西藉是底寧斯其畫不亦當與故能有奏輒可隨試隨效凌駕往哲作法嗣來今之君子寡見其儔矣或又曰漢賈子非一代之英與乃其陳說治理豈不辯且當耶乃竟竽瑟于文帝焉何也時也賈子不幸而丁漢張子者幸而丁　聖明也然張子賈子之耦與益賈子挾練達之智張子抱閎偉

之才張子忘籌于禍福之塗而置于恒較情于功名之會智配才敵識不可同日語矣然張子嘗語予曰我生惟身耳餐錦者　君所賜也顧榮棄節則賊身之道矣嗟嗟烈哉奏議凡若干首張子示予于少華之館問序王子曰而辭辯而盡當而又節挺可傳

鈐山堂集序

自楨承之翰林好覽當世之作者顧其籍不盡有居數歲乃始獲鈐山堂集讀焉鈐山堂集者今少師袁州介谿嚴翁所爲詩也夫　明興百八十年矣而作者代起猶之霞蒸雲變爛乎域中然問之學士或子

或否揆之今昔或合或盭若斯集者寔所希遘覯也
夫古者今之範也君子之言也非法不道故美而傳
今夫公輸子天下之巧人也若釋規矩而自創則拙
此道明于弘治之間于時作者數人興而鈐山在其
中故蒐奇抉異博者能之湼出幻化才者能之然法
以約是二者非好古篤力弗至也凡鈐山之作三者
具焉是故言出而人誦之鈐山故與空同李氏交李
詞尚法亟稱之語在漁石唐翁序中楨既讀鈐山集
乃後又會長老先生習鈐山事者論道之也初翁童
丱稱神既入詞垣即用才顯名乃復即謁告返故所

居鈐山之東堂而繹業焉盖七年往也於是喜日以
遂詞日以昌迹遠而名顧近處深巖而朝士大夫慕
焉尋乃游兩都歷數階迨今相且四十載餘矣爲言
累百千澤溢而流貯廣而發要自鈐山始也故總其
凡盡槩之鈐山號曰鈐山堂集云歲乙巳楨得請且
行從故事即辭于相舍翁手集授之命曰歸序矣始
翁居山中有日者談公貴翁拒之詩元無紫澤輕肥
念不向屠生更問年見載集中由是言之當是時翁
于詞篤矣弗以富貴淆厥志也君子立言而垂不朽
者誠非易哉嗟乎弘治時士先實後名用本遂末然

又安安于退養之節如此云

刻河垣稿序

河垣稿者今關中提學憲使與槐謝君叅議河南時作也謝君入關時屬余歸在華下得見謝君謝君遂出今稿示余余又以觀華州守胡子胡子好詞重有慕于當世之作者乃輒取而刻焉嗟乎胡子可謂識詞之美矣乃余則悼其志焉夫謝君白下豪雋人也往在翰林恒與余相朝夕甚篤余覘謝君不可窮以詞時詰之以事乃謝君能章章道縷縷分也當其時戎馬漸生矣設令不跌或引而畀之重權蕭曹丙魏

之業豈足論哉後謝君既出在外七八年而虜患愈益甚其時問所能排難解紛之臣至汲汲也乃因而進者數十人而謝君不與斯其故余難言之矣今稿中詞云九逵信云廣脫韅將焉馳不可悼哉不可悼哉夫君子之學將以康世保邦爲也不得則托文以明其志故余讀謝君募兵行則慨然壯懷焉夫驅生民而就死地所重在賞先王以耀威爲務所戒在器成敗之機視乎握算所急在將而謝君詞皆具焉世徒曰謝君詩人耳淺乎睹矣剡成胡子持以訊余若謝君詩當居古人誰何之右余以爲謝詩中者似韋

郴然秀俊者過半蓋自大江以南其所崇尚習效皆
若此矣若謝君者又矯矯著毅者也

潘襄毅公文集序

夫近世以來凡宦人蓋棺則集出蓋块然塞乎域中
矣然觀者或厭其繁至欲得祖龍之火燎而滅之爲
其紫奪朱之章而亂眞是疾憤之語也非過乃有若
襄毅潘公集者則焉可滅弗彰也當　今上御極之
二十年潘公方以都御史使在外督采木之役其時
洛陽孫公爲副使分董其事甚理忽而坐誣奏收焉
孫公抑心抱痛不能自明也乃潘公則爲上書白其

事　上竟爲釋之書畧曰若如所奏則罪當歸臣不在孫副使即不如奏亦宜罪遣誣者示讒口之戒嗟乎壯矣夫利害之臨灼如炎熖彼其不阿指反舌以重勞臣之咎斯亦優矣矧引爲己責而脫之罪乎故余讀潘公集至此則輒變色起坐極歎其難焉夫所爲貴言者謂其可訓世教也有言若此則安可滅弗彰也潘公之子曰都事君者憂其先大夫之遺業不傳傳或弗遠遂乃板行而以序謁余曰先大夫詩若文在斯願因門下著之夫詞人之詞其指洸洋幻化而靡有住著恒爲有道者所裁彼其歸又一門塗矣

乃若潘公則道德之準而節士之儔也徒以詞人比觀焉可哉都事君孝不忘親忠不負國固克纘其休者余故並著之焉

少華贈言序

少華贈言者贈龍坡劉子之言也劉子將赴 闕祖者爲言以贈稱少華志治所也昔韓侯朝周周人爲之賦梁山卽景抒懷緣物道致有餘感焉贈言旣集王子誦之感作序序曰詩者言乎言者志乎然根之動矣夫美劣區材則欲惡殊情純秕判政則悅悒異向述欲昭惡闡悅章悒則言興焉故曰言者志之發

標情之外際文以宣之斯謂之詩今說詩者脉脉而
興㗊㗊而吟泠泠而發鏗鏗而嚮則歎曰詩在斯詩
在斯夫脉脉㗊㗊意也泠泠鏗鏗音也其興其吟其
發其嚮孰使之耶動于志也惟動故音惟音故詩風
噫而葉切湍激而瀨語物亦有然而況詩哉羲觀贈
言言者數十輩有晲留有愴離有述征有覬來有鴻
篇有短韻有浩曲有切歎夫若是纍纍也然晲留愴
離根乎恱政之所孚也述征覬來根乎欲才之所感
也鴻篇者廓此者也短韻者約此者也浩曲者演此
者也切歎者戀此者也潛格默化縱發忽吐靡由要

取不屬意必諸君子之動于劉者厥惟深哉今夫春淑氣𣫞敷萬喙咸鳴而或則雝雝或則喃喃或則喈喈或則恰恰何弗同耶然逆氣衝和宣霽暢序則諸鳴者一焉知此可以觀贈言矣容有曰先王陳詩采風以考民俗察治道今　天子稽古甄治上下其績劉子持是言往其殆最乎王子曰劉子才而政令聞上徹卽不詩猶最况爾爾哉

榮壽録序

榮壽録者録壽趙母太淑人言也太淑人有子曰洪洋先生爲御史中丞晉少司馬鎭撫關中在關中而

會太淑人七十壽於是關中游君子暨諸鄉君子咸
有言稱慶纍纍數百章大要謂厥母厥子域中無兩
而且祝之王生之至長安也先生出以示王生王生
曰夫録有諸君子之言矣然非諸君子之私也語出
民間詞者釆之被以華績著之篇什宣之咏歌奏之
堂下凡在録者咸貢效實吐公唱直和匪肥于比周
匪倚于權愛嗟乎難哉夫齊民之言可畏詞人之言
本乎齊民者可感夫民無飾情不善僞口德我則悅
悅則欲久欲久則祝而又欲久其所親不者反是余
嘗讀華封之頌並時日之怨至變色嗟歎轉從謳吟

爲人上者豈可不愼夫詞人者擥擷風謠章闡物情故愛之言溫惡之言厲美之言繁刺之言絕君子觀之爲愛爲惡爲美爲刺循文省念感由是作詞其可少哉余自訪樂山澤再易歲年乃往往與山澤人遊山澤人問余曰今撫我者誰也曰趙也有繼者誰也曰今太淑人也山澤人舉手加額仰天祝曰大人千年淑人萬年至沓沓不已余感之有詩及得觀茲錄總其言率根愛標美溫如磬玉繁如雜絃乃知衆願旣集君子始文誇不涉誕頌非違群故曰錄有諸君子之言非諸君子之私也先生曰夫吾以錄爲諸君

子之言也吾豈不知非諸君子之私也吾日且諫之
梓王生曰録梓行將有畏焉將有感焉何以故察夫
愛惡之情能弗畏乎究厥稱願之始能弗感乎苟民
有憎喙士罕善述鄖于親歲上三錫日張五鼎謂之
曰榮壽去榮千里矣去壽萬里矣先生韙之遂用為
序而附余詩于録

崔東鹿德政録序

嘉靖十三年乃余郎聞神木尉崔氏賢神木秦鄙邑
也是年屬大比神木方孰事場屋故人士見者往往
能道說其狀神木蓋前剖符陽曲典司有執性鮮諧

時乃奄爾坐論此聞于十五六年余得之晉人又五年而爲二十一年乃蒲城令李思菴氏日忽以公事過余廬爲余道束鹿令崔氏賢問之則前神木尉也李即其土人言稽必信余往聞非謬哉項之李自蒲城寓書抵余列束鹿之政甚偉畧曰夫民不即康者存上崇虛譽而乏實作功弗奏序者存志涉伺遷而這艱危斯兩者仕宦之共情李世之公患也夫實作習療艱危通遺民安所頼哉束鹿之鉅殃惟水又伏奸惟賦夫疾有必死癰疽是已謂善潰也木有必蠹蠹蟲是已謂善損也水若賦實似之崔力捎二難與

民竟休此其殫志悴形冒險任怨豈近覩所恒有哉夫患崇蕃文表耳郡邑咸崔雖皡皡可也崔令擢命蜀臬東鹿人勒石頌德告嗣世勿忘余治蒲恒務軌則事亦不及償夫懿璞弗剖王人之蔽也嘉善弗揚友朋之咎也走終不能默令東鹿無聞願托公言以傳于義可乃余覽其詞棫文素諳其聲實豈所謂惟賢識賢耶於是復曰令君所寄樓谿稿樓谿豈崔號耶稿稱作于東鹿其詠秋水漂泊吾民貧似洗此生何以報穹蒼文木綿歌歸來忍見機杼空夫婦相持泣如雨則正哀水傷賦二事崔能章章底績如此本

茲念哉本茲茲念哉

姚母六十詩序

侍御姚子一日過余舍余坐姚子姚子從容問余曰夫詩者何也曰志也言之而動人之志者也言喜則躍言怒則憤言美則改容言苦則口咨鼻酸不能已已故曰詩可以興又曰序者何也夫序理也諸家語各自出犁然雜置序者整齊之約繁總要明其指歸詩三百篇得卜氏序之三百篇一軌也姚子蹶然起坐再拜致詞曰昔在丁未母游年六十諸與孤交者居多才士皆爲母詩之顧獨序無今先生曰序理也

願有以理之姚子郎持詩觀余盡讀之則口沓鼻酸不能已夫母年六十也益苦哉六十春秋者云游當與其君子姚貢士背也纔二十九歲耳侍御君兄弟皆幼而又無厚產游傷之絕乃蘓已奮曰吾且振姚氏後竟不令逝者減無聞乃力自作家給費視諸子獨侍御君異督令學舉子業及歲甲辰余舉侍御君爲進士母游業年五十七矣晝不踰閾夜不休績益五十七年如一日也苦哉苦哉凡此皆具在詩中足動人而侍御言尤悉焉王子曰予感姚母事乃因稽古人之迹而明其志云昔豫讓嘗事智伯矣智氏

亡讓爲報仇毀形變聲卒與同亡乃巳此非謂貞士
奇節邪程嬰爲趙朔客則朔其主也下宮之難嬰不
能與乃抱孤兒匿山中何其怯也其後趙孤長復爲
趙氏立後乃知嬰弗與者審所重在此也設嬰與下
宮則趙孤絶卽博虛聲奚益哉讓所爲必亡者智氏
無後圖所爲報智氏者不得一亡足償之矣故讓爲
必亡者非獨勇也無地也嬰弗亡者非獨怯也欲有
所立之也夫臣事主與妻事夫其義何異哉姚貢士
卒游第痛甚不與俱竟能成侍御君振姚氏後令貢
士名揚則程嬰之志丈夫之槩也顧今詩中則莫有

發此者余故徵取與比類焉今士談奇慕節者曰吾誠不愛吾身遂徑往不顧卒或顛踣自隕尺寸未豎此匹夫匹婦決一朝之憤自塡溝瀆者爲耳其視姚母不可同日論矣夫愛生與輕生殊塗然皆非也苟得所處則皆是也若姚母者以太史公法論之得稱曰是然其識深遠矣

思惠張翁輓詩序

思惠張翁者吳醫國工也年九十卒壽矣子爲太醫院判京師諸大夫嘗與院判君游者咸爲翁詩之院判君將歸而葬翁之窆欲令執紼者歌之以送往於

是稱輓詩焉夫詩者述也觸事含情不能直宣則歌以送之昔者田横死其門人悲之比及葬爲薤露蒿里二曲以送之曰薤露者言人命促迫也曰蒿里者言賢愚同一坏也至今喪家傳習之號爲輓歌歷千百禩未之有易也茲輓翁者雖祖沿故體而更造新辭第寫其情不嗣其音何哉横之死可悲焉故歌者辭苦後死者等横因歌送横之曲今翁以壽終以子貴于人情志願足矣則何悲乎固不得直襲舊曲也余讀其詩郎絫如零露散如墜璵總之頌德咏年之指無二軌也夫情之感人猶之風之著物也春發噓

啼秋欸蕭瑟所值不齊則音隨之變執一律者難與論詞膠古道者難與語化惟達曲識變者能解也諸詩最稱院判君世其業傳上池禁方諸大夫多予之要以明翁有子故輓者弗得遺也昔公乘陽慶善方數私以教太倉公不傳之子孫謂後莫可嗣耳慶年亦九十死死而目弗瞑矣翁卒矣誠何歎哉宜詩之乎宜詩之乎

梘野先生存笥稿卷之二